

閱讀在行動

編：電子閱讀器的強勢出擊，在消費市場激起千層浪。雖然美國亞馬遜的傲慢和財大氣粗有些令人不快，但不可否認，他們的出版和發行大計，令閱讀資源流通更快更廣。但有一個疑問，就是當香港開始焦慮電子閱讀器帶來的閱讀改變時，別忘了，傳統的閱讀積累才是香港的當務之急。

社區書展的閱讀實踐

剛結束的一年一度灣仔社區書展，至今已成功舉辦了7屆，並創下3日10萬人次入場的人流新高。自2005年開始，以閱讀推廣為宗旨、服務社區民眾為目標的社區書展，成為除每年7月會展中心書展之外的重要公眾活動。主辦單位香港書刊業商會（下簡稱「商會」）與多個區議會合作，也希望幫助同業建立不同出版及發售的平台。面對香港紙質出版渠道及出口窄小、租金地價不斷飆升的現實，「將書籍帶給讀者」的社區書展是香港出版業尋求突破的嘗試之一。



■書刊業協會副會長蘇惠良

「其實香港出版業的問題，其他行業都會面對。」香港書刊業商會副會長蘇惠良對專訪記者說，香港市場小，而租金地價更令企業為回收成本，只做大路貨而失去特色，反過來又讓市場更加狹窄。2005年灣仔區區議會找到商會，提出舉辦社區書展的建議，首屆書展在修頓球場舉辦，反應不俗。「後來我們開始主動找區議會，商討可否增加書展規模，然後又在銅鑼灣舉辦了一次。商會意識到，走社區書展這條路是行得通的，可以為本地一些中小型的出版社、書商提供更多一些機會。」從起初20多家參展商，到今屆已擴大到40多家。

與政府的合作模式，借用政府的戶外空曠場地，切實的節約營運成本，這是社區書展繼續下去的關鍵條件。隨之受益的，便是參展書商的攤位費較低，門檻比7月大型書展下降了很多。繼灣仔修頓球場、銅鑼灣之後，商會開始積極尋找其他區域合作。09年開始的屯門書展，也在一種良性循環中被帶動起來。

「作為社區書展的特色之一，就是通過各種計劃和徵文比賽，推動學生的閱讀和寫作。」蘇惠良說，「以往我們比較被動，比如開展學生的閱讀獎勵計劃，給區內的學生派讀書卡，讓他們交兩個讀書報告給學校，再去書展現場蓋兩個印花，拿到小贈品。學生參加人數最多的學校，我們就會贈送讀書現金券，可以擴充學校圖書館的資源。後來我們開始設計徵文比賽。比如在灣仔就有以『我愛灣仔，家在灣仔』的主題徵文，讓同學們寫出自己對社區的感受和社區的歷史。得獎作者除了獲得書券，我們還會將得獎作品結集出書。」學生作品集還會捐給區內的慈善團體在書展期間做義賣，從而形成了一個良性的循環。

社區書展各不同

一直參與社區書展籌辦的蘇惠良，和商會的其他會員都是書展義工，漸漸的，他們意識到，社區書展還需要因應社區的情況制定不同的主題和特色，「比如修頓球場是一個較密封的場地，所以相對可以做一些大的攤位。所以我們決定用折扣和優惠區來分。有10元、20元特價書，今年又增加一個特價區，100元一袋書，任你裝。而銅鑼灣選擇行人街道，內地客較多，除了按照傳統出版社的攤位區分，在選書會以熱門書為主，也會考慮內地遊客的口味。」

屯門書展是另一個比較成功的案例。「屯門社區家庭單位比較多，書展會增加很多兒童讀物以及學生教材。此外，書展還會與很多社區中心合作，令節目多元，如有專門場地進行青少年街舞表演、唱歌，還試過中樂表演，讓書展成為區內的一項文娛活動。」



■徵文比賽令學生參與感更強。

為了加強社會影響，商會和區議會達成一致，令每年書展開放時間固定，而同時也在積極尋找與其他社區合作的可能，「比如旺角、荃灣、葵芳，都還在尋找合適的場地。」

現任明報出版總編輯的蘇惠良，對出版業的變化也深有體會，大型出版社對應的大型書店銷售模式已越來越受到挑戰，小型出版社和電子出版的逐漸興起，都為業界注入活力。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電子還是紙質——解析未來的閱讀模式

電子科技的發展，將嚴肅的閱讀行為，從以往的學習領域走向大眾生活。電子圖書究竟有何影響？在早前由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主辦、三聯書店合辦的「閱讀的視野」對談會中，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社長鄺子器、漫畫家江康泉以及自由撰稿人張薇等人作為嘉賓出席，與讀者一起討論電子圖書的現狀與未來。

電子圖書究竟是否屬於傳統的「書」的範疇？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已經在今年購買了一千部iPad，供學生進行講義閱讀、資料共享以及書籍查詢。數位教學互動實質上意味着電子圖書的地位已經在更為嚴肅的學術領域獲得了認可。但是自由撰稿人張薇則提出一個較為冷峻的問題：電子圖書究竟是技術還是文化？要解決這個問題，其實關鍵在於讀者，他們不能夠隨波逐流地閱讀和思考，用自己獨立的思維去整理電子圖書的信息。此外，並不是所有的書籍都適合電子化。江康泉就以自己創作的漫畫為比喻，認為漫畫這樣的輕鬆體裁可以電子化，但是嚴肅的文學或者是學術著作，則傳統書籍更具有優勢，且電子書對有些美工方面的設計事實上無法處理。因此，電子圖書的運用應該有一個合理的界限。

電子圖書涉及的另一個極為引人注意的問題，就是版權的保護，其中尤以華人社會為最。鄺子器尖銳地指出，版權的保護，事實上與電子圖書的發展需要一個調整，對傳統版權的弱化恐怕將是必然的趨勢。他以音樂為例指出，作曲家、歌手對版權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書籍的作者以及出版社。以往，音樂人團體對於侵權行為會採取嚴厲的反制措施，例如，蘋果公司就曾遭遇過音樂下載的法律爭議。但是後來，音樂下載開始變得普遍化，這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音樂作品的傳播。圖書也是如此。事實上，出版社對電子圖書存在着抵觸心態——一旦電子化，其實就沒有人願意再逛書店，整體的圖書銷量會受到影響；另一方面，電子圖書作為一種新的形式，完全回絕也非長遠之計，所以對策一般是在書籍暢銷期後，再將書籍進行電子化處理，以此來保住傳統書籍的銷量。因此，銷量與版權的雙重考慮，促使書商會對電子圖書採取若即若離的態度。

社區書展活動詳情：

「閱讀在銅鑼灣」

書展地點：銅鑼灣東角道/百德新街/記利佐治街/白沙道行人專用區
日期：2012年1月7日(六)至8日(日)

「閱讀在屯門」

書展地點：屯門文娛廣場 (屯門大會堂對出)
日期：2012年3月1日(四)至3月4日(日)
(資料提供：香港書刊業商會)



閱讀傳統的積累

對談會中，本報記者提出了一個關於本港長遠電子圖書發展與文化素質培養的問題，即「時下，人們往往喜歡將香港的電子圖書發展與歐美進行橫向比較，但歐美的電子圖書是建立在傳統閱讀已成為社會習慣的基礎上形成的，有着千百年的文化底蘊，但香港社會的文化積累是否已經達到了以電子圖書替代傳統圖書的階段？電子圖書的發展又是否會對香港人的文化積累產生負面影響？」

鄺子器認為，電子圖書的發展速度更多體現在工具運用上，但是對文化的影響則是在短期內難以改變的；香港的圖書市場其實相對於中國內地、台灣等地，甚至歐美地區，是非常狹小的。電子圖書的影響實際上主要在市民社會中，當然，學術界為了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科研，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電子圖書的發展。但是，傳統圖書與電子書籍之間的整體態勢在短期內不會有太大變化，這一方面取決於讀者對電子圖書的接受意願，也取決於市場整體的時機是否成熟，在此之前，傳統意義的出版社、書局實際上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價值，故而對文化的影響是有限的。

此外，也有聽眾提出，電子圖書的發展，尤其是新型閱讀工具的運用，也會讓學生有可能形成抄襲的習慣，不利於正確學習觀念的培養。就此憂慮，張薇表示贊同，她指出，目前最有可能出現的情形是，讀者擁有了許多高技術含量的閱讀工具，但是卻對閱讀本身的興趣在不斷下降，對新技術的膜拜反而有可能本末倒置。

整體來看，電子圖書的前景仍然大體樂觀，但是在發展過程中把握好與傳統閱讀習慣之間的關係，其實是值得深入探討和研究的。更為重要的則是如何在新電子技術不斷改進的背景下，保持大眾對閱讀的傳承。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N城記：上海/北京

文：小蝴蝶

走向公眾

「下一站，人民廣場；The next stop, People Square.」地鐵裡的自動報站聲剛結束，車廂裡的幾位乘客——或許是沉迷手機的年輕人、讀股市報紙的大叔、縮頭鬼腦的小混混、啃着滋飯糕的阿姨，突然節奏一致，全都拋開手中之物，齊齊鼓掌起來。這不是哪個瘋子的幻覺，而是已被付諸實踐的即興戲劇，在當下的日常生活裡上演。11月5日，在德國領事館、法國領事館聯合《藝術世界》雜誌主辦的「藝術走向公眾——藝術家作為媒體新浪潮中的行動者」的影像展上，我們得以一睹試圖以藝術介入公共生活的新媒體藝術家的作品。

《一致通過》是一部戲，但它發生在現實中。舞台是上海的地鐵一號線，裝作互不相識的演員以各種身份穿插在乘客之間。乘客對即將到來的戲劇高潮一無所知，他們既是觀眾，也成了「不知情」的演員。這齣戲來自藝術家張獻的「移動即興表演工作室」，平日裡，他帶領團員們穿行在上海街頭，進行各種「植入性」表演。《一致通過》裡的「人民廣場」位於市中心，也是上海市政府所在地。在地鐵播音員的通知式的語氣下，所有人對這個站名集體鼓掌的「一致通過」，充滿對現世的政治隱喻和嘲諷。張獻喜歡挑逗墨守陳規的日常生活，他曾經把劇社帶進上海保守又市井的新村，讓兩位風騷的演員在社區大院裡跳探戈，在跳的過程中，女舞者不時把頭甩進臉盆裡，男的給女的分步驟洗澡，舞跳完了，頭也洗完了，只留下大院裡圍觀的群眾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劇社裡大都是社會制度的棄兒和邊緣人：一位曾經在市委宣傳部工作的公務員，自稱厭倦了此種「Zombie」(殭屍)生活，退隱到浙江農村種

茶葉，農閒時就成了他們劇社的演員。一個留着平頭，瘦骨嶙峋的女孩小柯，十幾歲時就離家出走，四處流浪，在劇社裡創作了許多驚世駭俗的作品。她曾發起名為「跟我過夜」的活動，邀請陌生人和她一起在「1933老場坊」，一個被改造為文化中心的屠宰場裡過夜。當時有很多人來參加，有的人鑽進睡袋裏是在睡覺，也有人脫光了衣服回歸自然，一些人在興奮中交談整晚。這種聚會式的活動，毫無疑問，在中國是「非法」的。張獻對此的回應十分瀟灑，他說：「我們的活動隨性所至，隨時隨地都會發生，有的僅僅是幾秒鐘，我們的戲劇是剎那的驚奇，這種戲劇時空和現實比起來，完全不屬於同一系統，因此，政府無法理會我們。」

德國藝術家飛蘋果(Alexander Brandt)在中國生活多年，這次他帶來自己2006年的錄像作品：《洗腦是一種樂趣》。「洗腦機」是一個旋轉平台，觀眾只要坐到座椅上，整個裝置就會轉動，帶着快速播放的投影畫面，投射出政治宣傳口號，洗腦機越轉越快，觀眾也會被轉暈，除非按下眼前的「我同意」按鈕，旋轉才會停止。此時，系統就會播報：「洗腦成功，你成了一個好人。」他在錄像裡記錄了好奇的觀眾被這台機器「洗腦」的過程。在另一件新媒體作品「Risk Your Life」裡，飛蘋果分別讓火葬場的職工，做流產手術的大夫面對鏡頭，如

藝術走向公眾——
藝術家作為媒體新浪潮中的行動者
Make it Public!
Artists as Actors of Latest Media Wave

2011年11月5日 @民生現代美術館
10:00-12:00 影像作品放映
13:00-18:00 國際藝術洽談

演講嘉賓：
張獻 / 飛蘋果 / 張獻 / 飛蘋果 (Alexander Brandt) / 阿爾貝梅努爾 / 莫妮娜 (Albertine Meunier)

實敘述每一天工作的流程細節，冷冰冰的喪葬和醫學的科學術語從他們的嘴裡十分流暢的說出，畫面背景是工作細節：收集骨灰，或是做子宮引產，作品裡百無禁忌的冷暴力，令現場的許多觀眾別轉頭去，不忍觀看。

來自法國的藝術家阿爾貝梅努爾·莫妮娜 (Albertine Meunier) 對政治的興趣不大，她的《我的谷歌搜索史》更像是一件愜意之作，試圖向公眾展示在 Web 2.0時代，Google 產品能如何影響和改變生活。她利用google street view來環遊世界，提出「穿過街道的環球旅行來看天空」的奇思妙想；她還將「google street view」與「twitter」結合起來，創建了「stweet」的概念：發表twitter消息的人，可以通過google來定位，產生發表時所處位置的街道圖片，點擊保存，便可作為收藏的美麗明信片。然而，這位藝術家或許有所不知，她在法國賴以創作的這些新媒體網絡，在中國內地早已被封禁。

藝術通常走在政治的前頭，張獻的劇社在與社會秩序躲貓貓，打游擊戰，飛蘋果已經完全拋開了「政治隱喻」，以他毫無顧忌的、張牙舞爪的姿勢記錄了現實，科學在革新，技術在革命，唯有社會現狀令人扼腕。幸運的是，我們還有藝術，它不僅僅是一個光鮮前衛的噱頭或理念，而能成為一句響亮的口號——「Make It Public!」，以最難以置信的、充滿靈感的姿態進入公眾視野。